

【點燈的人】

明月照山澗

曾遭遇痛苦感電不幸的賴月明，
和其丈人及兒子都是認真負責的典型台電人。

文 / 張靜安
圖片提供 / 賴月明



今年已八十
高齡的賴月明因
公受傷，在兒子心目中
是位無名英雄
(攝影 / 林枝旺)

說 起新店桂山電廠的月明伯，電廠裡的老老少少總是津津樂道，這不單是因為本名賴月明的月明伯總是笑臉迎人、個性憨厚，更重要的是，月明伯與台電的淵源，不僅他在桂山電廠服務了近四十個年頭，而且他一家三代，從日據、國民政府戒嚴時期、乃至於解嚴後的民主時代，見證了電廠裡裡外外的歲月變遷。

點頭之誼敲開電廠之門

賴月明，民國十三年出生，今年恰好滿八十歲，是土生土長的新店人。畢業於屈尺公學校的他，從小受的是日式教育，在教育不普及的當時，公學校畢業已算是社會上相當不錯的就業學歷。由於家中食指浩繁，讓原本有能力繼續升學的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從十幾歲開始就投入就業市場，分擔家中的經濟重擔。

早期的新店山區是北台灣著名的茶鄉，賴月明一開始受雇於農林單位，每天從龜山里沿著北勢溪，步行二個多小時到翡翠水庫上游的集茶區工作，負責將茶農繳交的茶葉予以秤重及記帳。

民國二十初年的台灣，尚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當時電廠的工程師大都為日本人，其中有位松井先生是機工的值班主任，年輕的賴月明每天上山工作中，必經龜山發電所，每當遇到大他十來歲的松井先生，賴月明總是溫文有禮地點頭招呼，就

這樣一點一滴建立了彼此的友誼。有一天，松井先生告訴賴月明，發電所即將招考新人，松井先生鼓勵他應試，並主動為他報名。由於發電所機工的工資比起記帳的收入好得多，為了幫助家用，賴月明沒有考慮太多，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拾起書本努力準備。

當時郵遞不僅耗費時日，而且遺失率高。因此，賴月明應試之後，懷著七上八下的心情，一方面認為自己可能未被錄取，但



九號道的支線九丙在新店轉入烏來。進入烏來風景區前跨南勢溪，即可看到匯流的桶後溪，桶後溪與南勢溪在烏來風景區溫泉聚集最多市街處交會，現代化溫泉旅館、野溪溫泉、泰雅族部落，全部擁簇在這一片山林溪水與溫泉的聚集所在。(攝影 / 陳敬明)



桂山電廠旁原有一條名為「萬年吊橋」的便道，供台電員工眷屬進出，後來被拆除改建為水泥橋，空留多少回憶。（圖片提供／蔡啓昌）

改朝換代不改其用心

早期的電廠員工薪資仍低，爲了貼補家用，工作之餘兼差增加收入者時有所聞。賴月明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利用工作之餘到北勢溪釣香魚，不是爲了自家食用，而是要送到台北魚市由中盤商收購，因爲約十條香魚就可換得全家一日菜錢；至於自家需要食用的就另外垂釣，而電廠後山更種滿四季的果樹，可以輪流收成分送電廠員工，作爲補充維生素的來源。在民國三十年代，戰爭陰影下，物資缺乏的歲月裡，電廠員工就這樣互相扶持幫助，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

台灣光復之後，派駐在發電所的日籍員工皆被遣返，當時整個新店大馬路邊皆擺滿了日本人拍賣的家具和用品，人人搶購的情景可謂盛況空前，看在賴月明的眼裡，卻是改朝換代，即將面對不同領導階層的複雜心情。然而，不論是光復前日籍長官的完

民國五十年，賴月明（左後）與同事合影。（右前林能宗、右後廖代榮、左前王錦章）



另一方面又擔心即使錄取，也可能因爲郵遞失誤而無法獲得通知；這樣的心情經過了一個多月，事情終於有了眉目，總公司透過全新店唯一的一具手搖電話，通知桂山發電所錄用賴月明，正式開啓了賴月明與電力產業的不解之緣。

老實勤奮的賴月明到發電所上班不到一個星期，即奉派進入噪聲隆隆的水庫室機房擔任輪班機工，負責機組保養與維護工作。以後隨著工作內容的調整，賴月明在台電四十年的工作歲月中，其足跡也踏遍了整個新店山區，親眼目睹電力事業的發展。

由部屬變爲乘龍快婿

民國三十四年，賴月明經由相親認識林氏妹，事先他並不知道女方父親是電廠的長官林庚申，後來與林氏妹女士結婚，賴月明由部屬變爲乘龍快婿，在舊龜山發電所裡傳爲一時佳話。

說到賴月明的老丈人林庚申，他也是畢業於屈尺公學校，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即在舊龜山發電所服務。當時發電所發電容量約600瓩，除了供應當地十餘戶的用電，其餘電力就輸往台北供市區使用。雖然工作地點在偏遠的山區，但林庚申的態度始終敬業負責，備受日籍長官的看重，光復後，林庚申繼續在電廠服務，到民國四十年滿六十歲退休之前，擔任機工長的他，工作态度貫徹如一，數十年如一日。

林庚申不僅在工作上敬業負責，在待人接物上也與同事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賴月明記得他和妻子林氏妹喜宴的當天（當時剛光復），除了本省籍、外省籍、日本籍的同事好友群聚一堂向他祝賀之外，賓客之間也包括了穿著泰雅族隆重禮服的原住民友人，率同全家前來向林庚申表達祝賀之意，在豪邁熱情的喊酒拳聲之中，那種跨越族群的真心交陪，令人懷念至今。



美麗的小粗坑電廠

文／蔡啓昌

已有九十五年歷史的小粗坑水力發電廠建廠期間，屈尺仍屬原住民村落，興建屈尺壩更是費了一番折騰，由於當時交通不便，引水路之隧道所用磚塊是在當地就近建造簡陋的燒磚窯製造，以供應大量磚塊。

水路共有開渠、暗渠與隧道，工程艱辛，在九十多年前機具簡陋，幾乎全用人力，因此工作時間很長，又因鄉下環境衛生差，容易感染瘧疾，當時又無特效藥，所以參加工作人員是分批工作，也就是當第一批工作人員染瘧疾不能工作時，換第二批工作人員繼續工作，如此不久再換第三批人員工作，真是費盡辛酸。

小粗坑發電廠主要目的是供應當時台灣總督府及台北地區之用電。建廠時日本政府曾向美國貸款並委託 A E G 公司設計，於民國前三年完成三部機、民國八年一部機，民國二十年再增置一部，共有五部發電機組，總裝置容量為五二五〇瓩。

粗坑發電廠是台電公司現有發電系統上最古老的發電廠。台電公司為了提高效率，汰舊換新及配合遙控遙測無人化，於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解聯。舊有機組光榮除役，並進行更新機組工程，改為五〇〇〇瓩機組一部，並成為完全無人的被遙控電廠，於民國八十一年正式運轉。

極具紀念意義的紅漆繪木盒，作為象徵兩人情誼的臨別贈禮，而奉派負責完成電廠交接工作的日籍工程師水石豐松，至今仍和賴月明保持書信往來。

賴月明的任務任怨，從以下故事就可以看出：早期的地方基礎建設不足，三班輪班時，夜裡走在山區小徑裡，往往是藉著月光來照路，電廠機工的工作與一般不同，越是天氣險惡越需要隨時待命。賴月明已記不得有多少回，在颱風季節裡匍匐爬過碧潭的萬年大橋，就是為了完成檢修任務。

一段工安的遺憾往事

照理講，勤奮負責的賴月明，應該應該獲得老天的疼愛，然而，電廠機工畢竟是一份危險性較高的工作，賴月明伸出因電擊，神經捲曲變形而萎縮的雙手，訴說著一段令人遺憾的往事。回憶起民國四十八年的一次任務中，賴月明奉命檢修發電廠停電作業，結果因為線路迴路碰撞感電，造成機組跳脫，當時現場人員緊急用工程車將陷入昏迷的賴月明

和受傷較輕的同事謝隆華從吊在半空中的安全扣解下，送到全新店唯一的陳外科診所急救，修養一個半月，但他的右手中指和左手的四根指頭神經已經嚴重永久受損無法治癒。當時台電的撫恤制度不完善，在院期間除了薪水續領並沒有獲得其他補助。他認命的笑著說：「這是運氣不好，也不能怪誰。」

事情發生的當時，賴月明的長子賴林昌才剛上國中一年級，他回憶起當時一家經濟支柱忽然倒下的驚慌與擔憂，深深刻印在腦海裡。今年五十六歲在台電桂山電廠擔任保管股主辦的賴林昌，高中畢業後在父親的鼓勵下還是進入了台電這個大家庭，算來迄今已服務了三十八個年頭。說起來，賴林昌不是沒有猶豫，目睹父親受到電擊的慘狀，撫恤和照護制度卻不甚健全，至今仍不能完全釋懷；然而，想到想到穩定的電力供應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賴林昌打心底認為父親是位無名英雄。

吃台電奶水長大心存感恩

賴林昌說：「我等於是吃台電奶水長大的。雖然早期因為福利不健全導致父親工安的遺憾，但如今已大幅改善，不但對員工十分照顧，台電也積極回饋地方鄉親，參加公益活動，我對這個大家庭只有感恩的心。」這樣的內心話讓許多人聽了十分窩心，也對賴家父子堅守工作崗位的奉獻熱忱感到十分欽佩。

冬日的新店山區，陽光難得露臉，在賴月明和賴林昌漫談往事的爽朗笑聲，伴隨著高山茶香的齒頰縷紛中，整個空氣裡洋溢著令人動容的台電三代情與台灣人樂天知命的寶貴情懷。



早期桂山電廠仍很偏僻，交通不便，台電為同住宿舍的員工開辦幼稚園，以安頓人心。（圖片提供／蔡啓昌）